



炳今去世后，几次梦里与他相遇，真真切切听他邀我再去南阳湖采风，再去观鱼台吊古。几次披衣望月，思考着他的一生，坚定地视他为一个寒门子弟踔厉奋发、孜孜朝夕的遂志青云的典范。

炳今出身铁匠世家。王鲁镇地处鱼台县的中心，李记铁匠铺又处在王鲁的中心。打铁的声音，或许是人们出勤的响铃，或许是收工的鼓点，亦或是初夜的更语。论诚信笃实，论工艺精湛，李记都是名闻遐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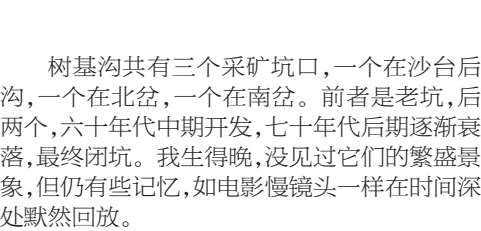
炳今生得高大魁梧，宽肩细腰，双手粗壮，人人都说这是个好料，李记后继有人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对祖传的营生手艺，炳今只有敬畏，没有兴趣。

高中毕业后，炳今当了民办教师。那时的语文教材，尽管枯燥空洞，炳今却能从中感受到文字的魅力。他尝试着用自己青涩的笔写农村的美丽，写农民的淳朴，抒发对土地的感情。皇天不负，他发表了一些小说、散文之后，正式成为县文化馆的创作员。让他想不到的是，到文化馆不久，他就放弃小说散文，从事戏剧创作了。

变故源于鱼台豫剧团，其处境可谓举步维艰，甚至是朝不虑夕了。老的传统剧目鲜有人看，无数个剧团无数次的演出，普及的经典在特定背景下也有可能沦为藩溷之花。

无奈之下，文化局领导找炳今谈话，希望他能写一部新编历史剧，标准十二个字：扬善惩恶，引人入胜，百看不厌。这个天大的挑战，炳今是硬着头皮，也是在神魂悚然中接受的。

令人们大喜过望，半年后，炳今居然真的拿出了连台大戏《隆庆走国》，县剧团在苏鲁豫皖一带辗转演出多年，盛名日隆，其时其景其功，可谓“劝君不用镌顽石，路上行人口似碑”。



树基沟共有三个采矿坑口，一个在沙台后沟，一个在北岔，一个在南岔。前者是老坑，后两个，六十年代中期开发，七十年代后期逐渐衰落，最终闭坑。我生得晚，没见过它们的繁盛景象，但仍有些记忆，如电影慢镜头一样在时间深处默然回放。

南岔是小镇南面两山之间的沟岔，东西走向。从我家去那里有三条路，一条是沿着门前的小火车道向下走，大约二里路就到岔口，然后下铁道顺着山脚就可以转入。另外两条是山路，其中对着我家门前的这条比较近，翻过山梁可以直达南岔深处。再一条算是羊肠小道吧，避开山顶，呈Z字形盘旋而上，其间经过我的同学贾兆良家和一个叫作组扇的厂房。

所谓组扇，就是南岔矿井的一个排风系统，一座水泥房子，比我们任何一家都宽敞明亮。站在山坡上，透过玻璃窗，可以望见房子里那些高大的设备，听转动的齿轮带起呼啸的风。

贾兆良家的门口，拴着一条大黄狗，貌似很厉害，其实并无大碍。倒是他家用松树杆立起的山门，颇有些扎眼，尤其是山门上的五个毛笔大字“天下第一关”，据说是他的某个爱好书法的哥哥写的。

走这条路，像是去逛景点，得买票。当然不是，我们是去打柴。那时，我们不但要给家里打柴，还要给学校打，算是勤工俭学，每个学生每学期最少得交四捆柴，还得是杏条、桦木条，这种坚硬的柴耐烧。

每次打完柴，我们就会坐在山坡的石头上歇息一阵儿，向山下眺望，就能看到矿区的厂房、井架、电线杆和堆在沟底铁道两旁的矿石，身穿工作服，头戴安全帽，肩挎炸药兜子的工人，好不热闹。

火锅也深受北方人的喜爱。冬日里，邀三五好友，一个圆桌子，火锅器半轩昂地端坐其上，小燃气炉子啪地一声拧开，先下羊肉卷、肉丸子和海鲜，大火猛煮，待锅里的食材咕嘟咕嘟跳舞，转小火慢炖。丢几条面或几片青菜叶子进去，少顷，夹起，在汤锅里左右摆上两摆，在小调料碟子里轻快地一蘸，在袅袅娜娜的蒸汽之中，边吃边喝边谈，如入仙境赛神仙。

喝羊汤吃火锅，一般都是到专门的店里去，在家自己做的，也有，却少。冬季，家常的饭菜

冬日枯瘦，在北方，天寒地冻，没有什么比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更暖人的了。北方冬日的饭菜多以汤汤水水为主，北方人的冬天是水煮的。“冬天进补，来年打虎”。羊肉是温补阳气的，乳白的羊汤，喝起来不粘嘴，清清爽爽，热热乎乎。喝口羊汤，嚼口羊肉，咬口烧饼，抵饥挡寒，温心暖胃。或用羊汤煮面，碗里撒一小把青青的香菜，汤白菜青，看着就勾魂。挑起一箸面，埋头吸溜吸溜，再咕咚咕咚喝上几口汤，顿时浑身舒畅。

那年，我在山里养狗。进入11月，呼啸的西北风不是那么凛冽，但昨天突如其来的一场雪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我带着大虎，踏着没过脚面的积雪，围着鸡场巡视了一圈。然后钻进鸡舍，仔细看了一眼，没发现异常。

正准备回屋的时候，“汪汪……”忽然大虎吼叫几声，箭一般地向远处的树林冲过去。

刚想过去看看究竟，只见大虎嘴里叼着一只小鸟跑了回来。大虎来到我面前，把小鸟放在雪地上。小鸟想飞又飞不起来，只蹦了两下又被大虎的两只前爪按住了。大虎是一条我训练了一年多的牧羊犬，现在很听话。它从不伤害鸡场里的鸡，对鸟也是呵护有加。

我俯身把那只小鸟捧了起来，细细打量，却不认得是什么鸟。这小鸟还挺漂亮，长得很丰满。土灰色的羽毛非常光滑，凸起的额头上—撮羽毛立着，两只黧黑的小眼睛胆怯地盯着我。

因为大虎的哈喇子，小鸟身上的几根羽毛湿润而凸起着。黄色的喙那么尖锐，两只黄色的爪子弯曲着打着颤，浑身冻得瑟瑟发抖。

这几天的天气不错，小鸟可能想在北方多待些日子，多吃些害虫，然后再飞向南方。没想到昨天突降大雪，天气严寒，让它留在了这冰天雪地里。

我心想，不能就这一只吧？鸟都是成双成对的栖居吧，树林子里肯定还有它的同伴。走过去寻找，果然发现了一只和它颜色一模一样的、个稍大一点的鸟。没等走到跟前，大虎先蹿了上去，一下子把那只大鸟吓飞了。

只好捧着这只小鸟回到了屋，这么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，没吃没喝的，不被冻死、饿死，也得被其它野兽吃掉。从此，这小鸟就留在了我的屋里。

我弄了一些杨树条子，给小鸟很快编了一只笼子，算是小鸟的家，挂在向阳的窗台上方。我给它放上小米、水，谁知道小鸟一连两天不吃不喝，偶尔叫几声，然后就是沉默，再沉默，好像抗议我把它关进了囚笼。没办法，它也是一条生命，把它放了吧。在这冰天雪地里，它是死是活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刚刚刚起床，正准备放生小鸟，就见大虎冲着挂小鸟的窗口直叫：“汪汪……”

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那只昨天飞走的大鸟。它两只爪子紧紧地抓着窗台上钉塑料布の木条，冲着屋里“叽叽喳喳”叫了起来，屋内笼中的小鸟也跟着叫了起来。

我喜出望外，刚想过去抓住它，它却敏捷地飞走了。一连两天，大鸟每天都来窗前“叽叽喳喳”地叫，屋里的小鸟也跟着叫。

渐渐地，我发现了，笼中的小米不见了，水也少了。

小鸟开始吃饭喝水了，我心里挺高兴，只要它吃饭喝水就死不了。从此，我不再邀请那只总在窗外叫的大鸟了。毕竟是它给了小鸟安慰，小鸟才吃饭喝水，延续着生命。为了答谢大鸟的功劳，我经常撒点米在窗台上。

一整个冬天过去了，那只大鸟经常飞到窗前，然后与屋内的小鸟“叽叽喳喳”个不停。有人言，曾有鸟语。我不懂鸟语，但它们一定是在聊天，一定是在倾诉衷肠。两只鸟说上一阵子，大鸟就跳到窗台上给自己开饭……

转眼间，漫长的冬季过去了，春暖花开。小鸟瘦了一些，羽毛有点褪色。但它不再怕我了，每当给它喂食，它就像个孩子去我手里叼食物。我打算把小鸟放给了。因为春天来了，养鸡场要育雏，我的工作繁多起来，没有功夫伺候小鸟；也因为种种迹象都能证明，这两只鸟是一对夫妻。我岂能棒打鸳鸯，何不君子成“鸟”之美呢？

那天早饭后，我抓了一小把小米，让小鸟在手心里叨净，又撕下一片炖好的鸡肉，让小鸟吃了。看着小鸟鼓鼓囊囊的嗓子，心里默念着：小鸟啊，咱们也是缘分，你陪伴了我一冬天，要分别了，吃好吧！

正在这时候，窗外响起了大鸟“叽叽喳喳”的叫声。我从笼中抓出小鸟，来到室外，走到一片空地上，把小鸟放在那里。可大鸟却不肯过来，只远远地落在一棵树上盯着。我知道这家伙戒备心极强，一个冬季，它就从来没有让我和大虎靠近过。

当我离开小鸟约二十米远的时候，大鸟一下子飞了过去，“叽叽喳喳……”两只鸟在平地上蹦蹦跳跳，叫个不停。小夫妻俩，就这么相会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天空飞来一只苍鹰，一个俯冲下来，大鸟扑棱一下就躲过了抓捕。小鸟没有飞起来，它极力扇动翅膀，又蹦又跳，可就是飞不起来。

一切都是那么突然，一切都发生在瞬间，当我回过神来，苍鹰再次俯冲，把小鸟抓走了。

望着扬长而去的苍鹰，我心一痛：是我害了小鸟，我当初就不应该收养它，或许一个冬季它也不会病死，那只大鸟不是没冻死吗？

“叽叽喳喳……”这时候，树枝上传来大鸟凄厉的叫声。我听这声音，像是丈夫失去妻子的悲戚，更像在骂我。

■毛毛 摄影



炳今的顾全大局，不计私利，勇于担当，让我深受感动。我曾经坦率地对他说，如果换作我，我会找出一堆理由拒绝这种不自由的创作任务。一位作家朋友说过这样的话：“自由的第一意义就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”。

炳今调到济宁工作后，青灯黄卷，呕心沥血，创作了几十部大戏，既有探究历史蕴涵、赋予其崭新意义的古装戏，又有表现当代精神的现代戏。对于炳今而言，创作不再是独立的私人行为，而是关系到济宁文艺团体的兴衰，关系到地域文化的甄审与传承。

炳今的担当，称得上初心如磐，肝胆对天。有多少耕耘，就有多少收获。炳今的作品屡屡获奖，包括中国戏剧创作的最高奖——田汉戏剧奖、曹禺戏剧奖。

长歌破衣襟，短歌断白发。所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作，都是点燃自身企图幽烛微终归柳暗花明的探险工程。梁启超说过，人生须知负责任之苦处，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。就此而言，炳今的一生苦楚相伴，却是赢得满满当当乐趣的一生。

我和炳今的相识相知，准确地讲是从1982年1月，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鱼台文化局开始的。几次文化活动，就成了值得信赖的朋友。论及老一辈的关系，就兄弟相称了。

我的书是从不外借的，炳今是个例外，他把我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《欧洲文学史》等六七套书一次性卷走，三个月后又完璧归赵。这些书，当时的文化馆没有，书店也没有。炳今坦言那时的高中根本没学到真知识，那时发表的作品，包括走剧剧场的《隆庆走国》，都不能说是什么艺术品，他自己甚至羞于提及。

炳今想把在大学四年的全部中文教材及相



南岔坑口那时还没闭坑。如果不打架，我们去南岔玩儿一般都走铁道。说是玩儿，也是有些目的，比如去办公区捡废弃的木板、铁钉钢丝。木板回家当柴烧，铁钉钢丝捡多了，就拿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，换些零钱。

我们走得最多的，还是我家门前的那条山路。冬天，跟随哥哥们去南岔砍木头，然后把木头扛到山梁，每人骑一根顺着山路滑下来，既省力又刺激。

春天，山梁上的野菜最先长出来，什么大叶芹、青毛广、红毛广、四叶菜、蕺菜，尤其是那片石砬子周围的刺嫩芽，引得附近的人争着采摘。

到了秋天，山那边的红松林里，更是捡蘑菇的好去处，只是那里有一处许姓人家的坟地，胆小的一般不敢去。但孙朋敢，而且一个人。他说，越没人去的地方蘑菇越多哩。他说得对。到了收山的季节，哪有不捡不采的道理呢。

■太白湖畔

水煮的冬天

魏霞

东山小鲁

纪念李炳今

李贯通

关资料，都用心读完，如饥似渴，倾力恶补。他的自审自醒，难能可贵。我顺势建议他有机会到大学进修，进一步扩大视野，深化认知。大概是1986年初秋吧，炳今考取了山东艺术学院。

去济南报道前一天，我要为他饯行，没想到他早有准备，非让我去他家。他最爱吃的是羊肚，又炒了三个菜，我们二人从傍晚喝到凌晨三点，每人十三瓶啤酒。那夜的大雨知情知趣，居然也是傍晚下到凌晨三点，造物主的恩泽可谓点滴入心。

八九个小时，谈了些什么？乡野逸事，市井传说，文坛八卦……谈到铁匠世家的时候，炳今的一番话我记忆犹深：“小时候，我家的锤子一敲打，那个声音有轻有重，音调有高有低，有急有缓，每次都听得入迷，以为这就是人间最好的声音。

后来，我才懂得了节奏。烧得通红的铁，放到铁砧子上被锤一砸，一团火花瞬间迸发，壮丽极了，我至今也看作是最美的烟花。还有铁件淬火的那一刻，一声吱叫，一股白烟，都叫我兴奋。我也常常看着淬过的铁件，想像它的坚硬无比……”

苏东坡有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和“到得还来别无事，庐山烟雨浙江潮”的哲理诗句，讲的就是不同的视角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感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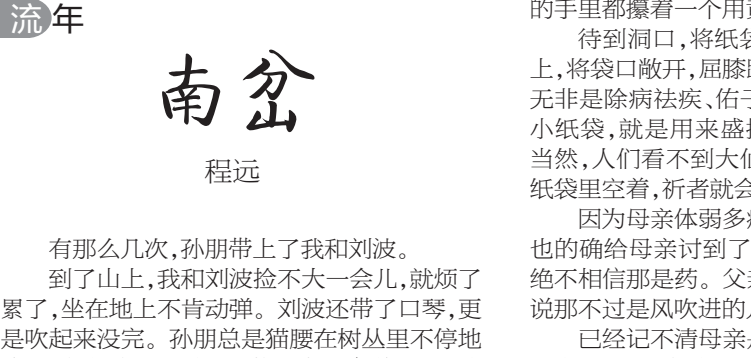
炳今对打铁的认识，是一个青少年最纯粹最接近本质的审美，也是他艺术慧根的茸茸显露。那晚的酒喝得太多了，思绪如乱云，打铁对炳今的艺术启蒙，炳今对打铁与艺术的关系的解说，让我想起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那位著名文学家、音乐家、著名铁匠嵇康。

嵇康是魏晋文人的精神领袖，历代无数文人也奉他为自己的精神灯塔。和炳今交往大半辈子，总感觉他受魏晋文化的影响不小。在他身上，隐约嗅出了那个时代的气息，些微幻现出那个时代的风姿。炳今是酒徒，一天三酒，嗜酒如命。嵇康们的酒是借酒佯狂、以醉逃离，炳今认为酒可以驱除污浊，醉可以激发灵性。炳今是烟鬼，除了睡眠，烟不离手。这和嵇康们不同，那时的名士只吸五石散，烟和五石散的共同作用是提神、亢奋。

炳今常常说，人生不喝酒，基本算白活了！他也常常质疑不吸烟的人是怎样搞创作的。魏晋名士重情义，聚饮为乐，炳今亦是如此。虽无竹林雅景，炳今的斗室常常宾客拥盈，我们戏称他家是酒窝子。他一个大汉子，居然有上好的厨艺。谁家有什么事，喜也好，忧也好，取舍纠结也罢，总爱到他那里商计。

有一年，某位在文化馆工作过短暂时日，调离他乡十多年的先生重游鱼台，物是人非使他胸臆悲凉。炳今知道后，马上在家设宴招待，叫来一帮朋友陪同，上半场酒酣耳热说文章，到了下半场就你搀我扶笑疏狂了。客人感慨万千，

■苗青 摄影



有那么几次，孙朋带上了我和刘波。到了山上，我和刘波捡不大一会儿，就烦了累了，坐在地上不肯动弹。刘波还带了口琴，更是吹起来没完。孙朋总是猫腰在树丛里不停地逡巡，忽然大喊一声：红蘑！未等音落，一只或几只鲜嫩的蘑菇捧在手中——那可是我和刘波刚捡过的地儿啊！孙朋说，你俩捡得不仔细呢！眼看孙朋的筐就要装满，我和刘波的还不到一半。

刘波就说，一起来的啊！你怎么忍心让我俩这么难堪？你俩把筐底多垫些松针，上面就平齐啦！说是说，孙朋不掐门，最后总会分给我俩一些。

有一年夏天，不知为什么，小镇上的人忽然就时兴起了讨药。

传闻有一个大仙，落脚在南岔老许家门前那个半山腰的悬崖上。那悬崖有一个洞，不大，却深不可测，据说大仙就住在里面。于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人们不约而同地从小镇翻过铁道南的那座山梁，下到南岔沟底，过老许家，爬上一条屈曲盘旋的小道，向悬崖上的洞口靠近。

三三两两，成群结队。有的怀揣柱香，有的包装干果，有的兜裹馒头，但无一例外，每个人

教书，住校。一次回家跟母亲闲谈，无意中提到医生说我身体虚寒，气血不足。第二天母亲不知从哪里买了只乌鸡，杀了，让弟弟骑自行车到学校喊我回家喝鸡汤。

一进屋，香味扑鼻，锅还在煤火炉上坐着，冒着缕缕袅袅的蒸汽，揭开锅盖，上面漂着一层黄黄的油，盛上一碗，吃肉喝汤，真香啊！

弟弟悄声对我说，妈煮了一下午了呢。返校时，母亲找了一个小瓦罐，把剩余的鸡汤全倒了进去，让我带到学校做挂面时舀上两勺子，煮鸡汤挂面吃。

那个冬天，喝了几锅母亲熬的鸡汤，我没细

那年，我在山里养狗。进入11月，呼啸的西北风不是那么凛冽，但昨天突如其来的一场雪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我带着大虎，踏着没过脚面的积雪，围着鸡场巡视了一圈。然后钻进鸡舍，仔细看了一眼，没发现异常。

正准备回屋的时候，“汪汪……”忽然大虎吼叫几声，箭一般地向远处的树林冲过去。

刚想过去看看究竟，只见大虎嘴里叼着一只小鸟跑了回来。大虎来到我面前，把小鸟放在雪地上。小鸟想飞又飞不起来，只蹦了两下又被大虎的两只前爪按住了。大虎是一条我训练了一年多的牧羊犬，现在很听话。它从不伤害鸡场里的鸡，对鸟也是呵护有加。

我俯身把那只小鸟捧了起来，细细打量，却不认得是什么鸟。这小鸟还挺漂亮，长得很丰满。土灰色的羽毛非常光滑，凸起的额头上—撮羽毛立着，两只黧黑的小眼睛胆怯地盯着我。

因为大虎的哈喇子，小鸟身上的几根羽毛湿润而凸起着。黄色的喙那么尖锐，两只黄色的爪子弯曲着打着颤，浑身冻得瑟瑟发抖。

这几天的天气不错，小鸟可能想在北方多待些日子，多吃些害虫，然后再飞向南方。没想到昨天突降大雪，天气严寒，让它留在了这冰天雪地里。

我心想，不能就这一只吧？鸟都是成双成对的栖居吧，树林子里肯定还有它的同伴。走过去寻找，果然发现了一只和它颜色一模一样的、个稍大一点的鸟。没等走到跟前，大虎先蹿了上去，一下子把那只大鸟吓飞了。

只好捧着这只小鸟回到了屋，这么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，没吃没喝的，不被冻死、饿死，也得被其它野兽吃掉。从此，这小鸟就留在了我的屋里。

我弄了一些杨树条子，给小鸟很快编了一只笼子，算是小鸟的家，挂在向阳的窗台上方。我给它放上小米、水，谁知道小鸟一连两天不吃不喝，偶尔叫几声，然后就是沉默，再沉默，好像抗议我把它关进了囚笼。没办法，它也是一条生命，把它放了吧。在这冰天雪地里，它是死是活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刚刚刚起床，正准备放生小鸟，就见大虎冲着挂小鸟的窗口直叫：“汪汪……”

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那只昨天飞走的大鸟。它两只爪子紧紧地抓着窗台上钉塑料布の木条，冲着屋里“叽叽喳喳”叫了起来，屋内笼中的小鸟也跟着叫了起来。

我喜出望外，刚想过去抓住它，它却敏捷地飞走了。一连两天，大鸟每天都来窗前“叽叽喳喳”地叫，屋里的小鸟也跟着叫。

渐渐地，我发现了，笼中的小米不见了，水也少了。

小鸟开始吃饭喝水了，我心里挺高兴，只要它吃饭喝水就死不了。从此，我不再邀请那只总在窗外叫的大鸟了。毕竟是它给了小鸟安慰，小鸟才吃饭喝水，延续着生命。为了答谢大鸟的功劳，我经常撒点米在窗台上。

一整个冬天过去了，那只大鸟经常飞到窗前，然后与屋内的小鸟“叽叽喳喳”个不停。有人言，曾有鸟语。我不懂鸟语，但它们一定是在聊天，一定是在倾诉衷肠。两只鸟说上一阵子，大鸟就跳到窗台上给自己开饭……

转眼间，漫长的冬季过去了，春暖花开。小鸟瘦了一些，羽毛有点褪色。但它不再怕我了，每当给它喂食，它就像个孩子去我手里叼食物。我打算把小鸟放给了。因为春天来了，养鸡场要育雏，我的工作繁多起来，没有功夫伺候小鸟；也因为种种迹象都能证明，这两只鸟是一对夫妻。我岂能棒打鸳鸯，何不君子成“鸟”之美呢？

那天早饭后，我抓了一小把小米，让小鸟在手心里叨净，又撕下一片炖好的鸡肉，让小鸟吃了。看着小鸟鼓鼓囊囊的嗓子，心里默念着：小鸟啊，咱们也是缘分，你陪伴了我一冬天，要分别了，吃好吧！

正在这时候，窗外响起了大鸟“叽叽喳喳”的叫声。我从笼中抓出小鸟，来到室外，走到一片空地上，把小鸟放在那里。可大鸟却不肯过来，只远远地落在一棵树上盯着。我知道这家伙戒备心极强，一个冬季，它就从来没有让我和大虎靠近过。

当我离开小鸟约二十米远的时候，大鸟一下子飞了过去，“叽叽喳喳……”两只鸟在平地上蹦蹦跳跳，叫个不停。小夫妻俩，就这么相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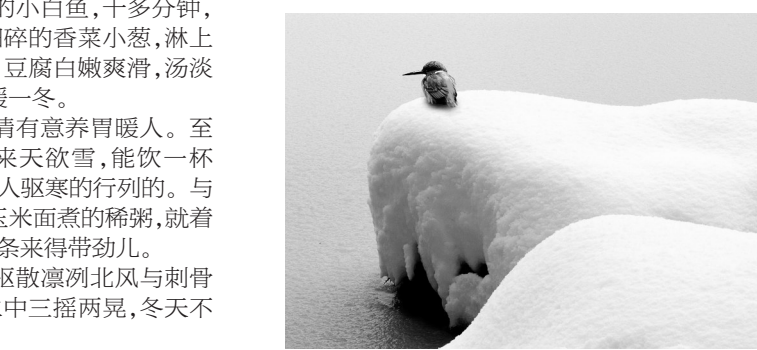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这时候，天空飞来一只苍鹰，一个俯冲下来，大鸟扑棱一下就躲过了抓捕。小鸟没有飞起来，它极力扇动翅膀，又蹦又跳，可就是飞不起来。

一切都是那么突然，一切都发生在瞬间，当我回过神来，苍鹰再次俯冲，把小鸟抓走了。

望着扬长而去的苍鹰，我心一痛：是我害了小鸟，我当初就不应该收养它，或许一个冬季它也不会病死，那只大鸟不是没冻死吗？

“叽叽喳喳……”这时候，树枝上传来大鸟凄厉的叫声。我听这声音，像是丈夫失去妻子的悲戚，更像在骂我。

■毛毛 摄影



南
荷
北
佛

雪
地
里
的
鸟

周
咏
明